

67 對日關係

「九一八」事變後，日人進一步窺伺華北，地處華北要衝的山東省，立即成為熱點地區。日人一向視中國的山東為其禁臠，當年北伐軍打到濟南，日軍即出兵干涉，製造「五三慘案」，占領濟南及膠濟路沿線大片土地。因此，韓復榘主魯期間，始終對日本人保持高度警惕。

韓復榘主魯後，一直是在蔣介石與日本人的夾縫中求生存。蔣始終是以「削藩」為即定國策，自不待言；日本人霸占山東的狼子野心，路人皆知。韓為保全在華北的一席之地，一邊對南京打日本牌，一邊對日本打南京牌。無論是對南京，還是對日本，韓皆堅持有節制的鬥爭及有底線的妥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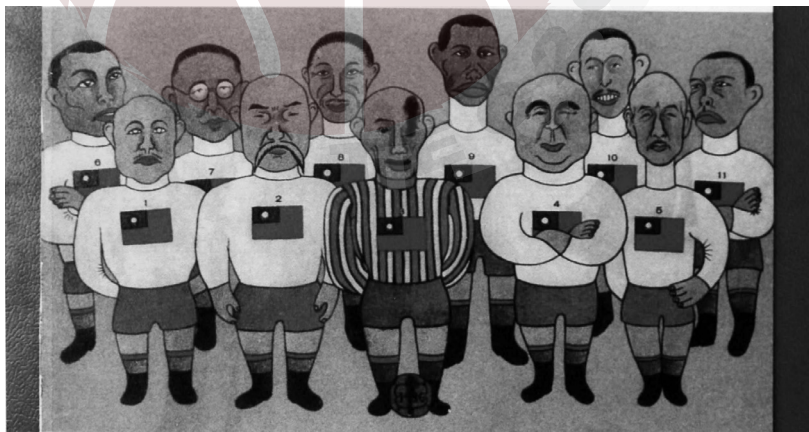
山東省教育廳長何思源曾對韓復榘說：「我們在山東所以能維持特殊情況，有些地方是在蔣

介石與日本的夾縫中達到的。如果全靠中央，日本見拉不住了，就可能在山東出事（可能在山東也來一個事變，和『九一八』一樣）。如果全靠日本，也不應該，就要被全國所痛恨，那就要站不住。」「我們在山東的特殊地位，就怕中日打仗，一開戰，我們的特殊地位就結束，那只有站在一邊，站在自家人一邊。」（註一）韓復榘實際上也就是按照這個思路做的。

韓復榘主魯不久，就解散反日會，限制反日宣傳。通令如召集抗日集會及張貼反日標語，必須經省黨部及省政府先行審查允准，方得進行，目的是避免刺激日本人的神經，這種做法與「五三慘案」後蔣介石在山東的舉措如出一轍。韓不只一次對幕僚說：「日本不喜歡山東駐中央軍。」

「日本不讓山東駐中央軍。」實際上山東也確實

（註一）何思源：〈我與韓復榘共事八年的經歷〉，《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七輯，第二百零九頁。



东亚国际球战中中国队球员人选臆测

纪业侯作 选自《时代漫画》1935年第24期

- (1) 宋哲元 (2) 阎锡山 (3) 蔣中正 (4) 冯玉祥 (5) 韓復榘 (6) 李宗仁 (7) 何应钦
(8) 蔣光鼐 (9) 蔡廷锴 (10) 张学良 (11) 陈济棠

《時代漫畫》一九三五年第二十四期漫畫：「東亞國際球戰中華隊球員預測」。

沒有駐過中央軍，無異於提前執行了蔣日簽定的「何梅協定」（「何梅協定」規定平津及河北省不得駐紮中央軍）。韓的對日妥協種種舉措並不是他發明的，而是中央對日策略的延續和預支。韓復榘的對日妥協是有限度，也是有底線的。

「九一八」事變爆發第八天，濟南各界舉行反日大會，到會百餘團體千餘人，發起組織本市民眾義勇軍。十月二十八日，濟南舉行學生義勇軍大檢閱。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省立高中等校學生二千餘名組成南下情願團，在濟南車站候車入京。學生提出「武力收回東三省」、「反對一切秘密外交」等請願目標。蔣介石嚴令山東省政府不准放行。學生堅守車站不退，臥軌截車，同時派代表與省府交涉。八日，省府同意備車送學生南下。當晚六時，二千多名學生登車南下。十二日，蔣被迫在南京國民政府接見山東學生。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濟南各界召開慰勞禦侮將士大會，動員各界捐資慰勞上海「一二八」抗戰將士，當場捐款五千七百一十元，寄往上海第十九路軍。十八日，津浦路濟南大廠全體職員每人捐兩日薪水，工人每人捐一日薪水，慰勞淞滬抗戰將士。二十日，濟南商界捐獻淞滬抗戰將士六千元。

一九三三年秋，一日下午，手槍旅二團三營司務長帶隊到野外演習，途中要經過一座小橋，迎面而來的三個日本人已經過了橋，跟在他們後邊的一條洋狗還在橋上。司務長帶隊過橋時，把洋狗擠到橋下，掉到水裡。日本人圍上來叫罵，揪住司務長脖領不讓走。當時南京方面有命

令：凡引起國際爭端者，一律嚴辦。日本人有恃無恐，竟動起手來。司務長忍無可忍，大吼一聲：「弟兄們，把這幾個東西給我綁起來！」士兵們一擁而上，把三個日本人捆住帶回營裡，吊在單槓上，痛打一頓才放了。司務長自知事情鬧大了，先向三營營長趙廣興報告事情經過，然後徑去省政府投案。

韓復榘瞭解情況後，問：「你敢殺日本人嗎？」

司務長回答：「只要有總指揮一句話，我非殺他三十、五十的！不過這次是我做的主，甘願受罰。」韓笑道：「好，算是一個！你回去練好殺敵本領，有你用武的機會。這件事你不要怕，有人追究，我頂著，賞你五十塊錢，回去吧。」日本領事館果然就此事找省政府交涉，要求嚴厲查辦。韓矢口否認有第三路軍官兵介入此事。不久，察、綏方面情勢緊張，日領事不了了之。(註二)

韓復榘雖然在民間限制反日宣傳，但在第三路軍中從未禁止過反日言論；從未對部屬說過「中日親善」的話；三路軍唱的軍歌仍是充滿反帝精神的老西北軍軍歌；三路軍官兵的的反日情緒與其他國軍是一樣的。「西安事變」後，何思源在山東各地大講將來可能發生的中日戰爭，怎



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

(註二) 郭宗正：《記韓復榘三五事》，第四頁。

樣才能克敵制勝，前後共講了四十五次，韓並沒有認為太激烈、太刺激，也不怕日本抗議。日本駐濟領事西田耕一就山東各學校教科書及《學生問答手冊》中的反日內容向山東省政府提交抗議書。韓對教育廳長何思源面授機宜，說：「不要理他。但是你以後可以常常請他們吃吃飯，應付應付。」（註三）

韓復榘雖然與日本有默契，不在山東駐中央軍，但「七七事變」爆發，中日開戰後，韓則公開說：「這樣我可不能不讓中央軍進山東了！」當幾列車北上的中央軍開到濟南時，韓在車站聯合辦公時理直氣壯地命令：「通知日本領事館，中央軍過山東了。」接著又開玩笑似地說：「不通知，他們也會知道的，他們一定早已知道了。」（註四）

由於韓復榘在與日方周旋中，採取有限的妥協態度，給日人一種錯覺，以為韓聽話，可以進一步合作。日本方面為長遠利益，直到一九三六年日本加緊推行「華北自治運動」之前，對山東沒有提出零星的要求，也沒有在山東搞軍事行動。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七日，日本聯合艦隊司令高橋大將訪問青島。韓應邀登上日海軍艦隊「長門」號旗艦與高橋會晤。高橋致詞曰：「近來日中多事，獨山東安靜如恆，皆貴主席維持之力。」日本方面為穩住韓，有時吃點小虧，也不理論。

日商在山東的走私活動十分猖獗，甚至到各縣販賣毒品。韓復榘命令各縣政府從嚴稽查，一

（註三）何思源：〈我與韓復榘共事八年的經歷〉，《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七輯，第二百零一十九頁。

（註四）何思源：〈我與韓復榘共事八年的經歷〉，《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七輯，第二百零一十五頁。

經查獲，人貨一律押送濟南，並嚴詞「布告」：「查運貨納稅，律有專條，偷漏取巧，法所不許。誠以走私日盛，影響國家歲入，損失權利，至深且巨。本總指揮職責所在，奉令惟謹，不能不加以取締，迭經通令所屬，嚴予緝查，設法禁止在案。」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日韓浪人強占津浦線火車，在濟南強行提走被扣的大批鴉片等走私貨物，並毆打中國緝私人員；被抓獲的販毒日、韓浪人，屢屢被日本領事館保釋，韓恨極，密令偵探隊長劉耀庭率隊員夤夜闖入日商洋行，綁架毒販，拉到山裡就地活埋。韓不怕日本領事館「抗議」，事情往往不了了之。

一九三五年「華北事變」後，對於中日難免一戰，舉國朝野已基本達成共識。從十月到十二月，韓復榘與梁漱溟多次討論山東防衛辦法，最終制定「三年計畫」（一九三六—一九三八），主要包括兩項工作：一，實行地方行政改革，準備應對敵人入侵。改組縣以下行政組織，改區公所為政教合一的「鄉農學校」，一方面行使原區公所之行政職權，一方面訓練農村青年壯丁，以備自衛；將全省劃分七個專區，設立行政專員公署，專員兼保安司令，擁有武裝部隊，戰時可與敵人周旋。二，開展民眾自衛訓練，在全省範圍內逐步訓練壯丁，旨在抗擊入侵之敵，保衛家鄉。韓指定「三年計畫」由其參謀長劉書香及孫則讓貫徹執行。

從一九三六年起，韓復榘開始擴充民團，訓練民眾；教育廳組織學生軍訓，為抗日做準備。韓還從軍隊裡抽調軍訓幹部，空出兵額作為訓練民眾的經費，最多時每師空出兵額一千至

一千五百人之數。省府各廳長也四出檢閱民眾軍訓成績，最多時到場接受檢閱的軍訓民眾有萬餘人。此外，為備戰，韓還提倡各機關及高級官員在家中挖掘防空避難室。

一九三六年，日本加緊推行「華北自治運動」。所謂「華北自治運動」是日本企圖在華北建立傀儡政權的一個陰謀。一九三三年，時任日本關東軍副參謀長的坂垣征四郎制定了分裂中國華北的計畫。一九三五年五月，日本關東軍司令長官南次郎與華北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商定加速推行「華北自治」，以使華北各省「特殊化」，負責執行這一計畫的人就是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此後的「何梅協定」與「秦土協定」就是這一陰謀的具體實現。此項計畫的重點是在華北地方實力人物（如太原綏靖主任閻錫山、平津衛戍司令宋哲元、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中物色「自治」政權的傀儡。而閻、宋、韓、商則一律採取虛與委蛇、敷衍搪塞的態度，或閃爍其詞，或不置可否，或顧左右而言他，或「打太極」不著邊際。他們的辦法不謀而合，如出一轍，但在原則問題上絕不讓步。此間，宋哲元受到壓力最大，幾乎被逼到絕境。韓復榘因壓力較小，尚能應付自如，遊刃有餘。鄧哲熙上泰山，向馮玉祥報告說：「一、韓有些辦法。二、宋無甚辦法。三、張允榮是想同西南一致。四、蕭（振瀛）是要官，每日都罵蔣中正。五、日本正對華北分化中。」（註五）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上旬，國民黨五大開幕前，土肥原擬定了「華北高度自治方案」，關東軍

（註五） 《馮玉祥日記》，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二日。

司令長官南次郎同時下達「七五一」號作戰令，以所部第一獨立混成旅團集中山海關、古北口一線，對宋哲元實施武力威脅。宋被迫於十一月十一日致電國民黨五大會議，要求「結束訓政」，「實行憲政」，「將政權奉還國民」。宋「真電」發出次日，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多田駿便飛往濟南，慫恿韓復榘出面回應。十四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將校團佐佐木十一人亦由天津抵濟南，連袂訪韓。與此同時，日方還派人向閻錫山、商震遊說。十三日，韓在脅迫下發表了響應宋之「元電」，但堅持不參加「自治」會談。時在南京的馮玉祥於十五日日記中記載：「昨日，熊哲民由平回，知山東更緊了。」韓為消除南京方面對「元電」之疑慮，特派山東省政府委員張鉞及第三路軍駐京辦事處主任唐襄於十五日面謁蔣介石，說明一切，爭取諒解。蔣表示「對日非抗不可」，「向方能抗為最好，蔣自己帶隊去援助他」。(註六)在國民黨五全大會上，宋、韓均為大會主席團介紹為中央執監委員候選人。

土肥原得寸進尺，限宋哲元、韓復榘於十一月二十日前宣布「自治」，否則日軍以五師兵力取河北，以六師兵力取山東（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審訊檔第三三二九號）。十五日，日軍四個師已開始從錦州調往山海關。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以生病為由，住進保定醫院「避難」。自十六日起，中央軍在南京附近進行大演習，集中幾個師及許多軍用列車，準備北上。十六日，關東軍司令部

(註六) 《馮玉祥日記》，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以「現地保僑」為名，出兵山東^(註七)；命令空軍六個中隊集結山海關、綏中、錦州地區待命，並聲稱：「將不惜用刺刀威脅持觀望態度的華北將領，使其必須斷然實行華北自治。」^(註八)

韓復榘、宋哲元對土肥原的無理要求敷衍搪塞，顧左右而言他，迴避核心問題。眼看十一月二十日大限已過，只因土肥原未受權代表日本政府，所謂「限期」無任何約束力，其議乃寢。但華北自治的危機並未解除。天津日本駐屯軍當局仍欲實現以平、津、冀、魯為範圍的「自治」組織。

二十一日，日本天津駐屯軍中井參謀飛往保定，會晤正在「養病」的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詭稱「自治組織已得韓復榘、宋哲元之同意」，希望商於三五日內赴平協商。商稱病「含混卻之」。^(註九)

二十二日，日本退役陸軍大將松井石根到達濟南，並率一大型歌舞團，旨在勸韓脫離中央，參加「自治」組織，並邀請韓派人去東北考察偽「滿州國」情形。韓對松井一行竭力應酬，在進德會舉行盛大聯歡會，並在龍洞別墅宴請松井及日駐濟領事西田、武官石野，但對松井之勸誘則不置可否。

(註七) 《太平洋戰爭之路(三)》，第一百五十六頁。

(註八) 《中華民國史料叢書·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一卷，第一分冊，第四十八頁。

(註九) 《中國外交史料叢書(五)》，第四百七十四頁。

土肥原在天津繼續對宋哲元施壓，並謂韓、商如不贊同，宋可單獨宣布，逼迫宋必須在十一月三十日之前宣布「自治」。宋一面敷衍土肥原的糾纏，一面電邀濟南韓復榘、保定商震來平磋商應付危局辦法。韓、商不明內情，皆覆電婉拒。(註一〇)

十一月三十日，即土肥原之最後限期，蔣介石決定派何應欽北上應付危局。蔣並不反對妥協，但他最怕地方當局首腦單獨與日方妥協，主張循「正常外交途徑」解決中日危機。為此，蔣派何為駐平辦事處長官。何北上時，先派陳儀、殷同途經濟南會晤韓復榘，何本人在路過保定時與商震晤面。何到北平後擬與宋哲元會晤，宋託病迴避，由蕭振瀛代其會談。十二月八日，經蔣介石同意，撤銷北平軍分會，成立以宋為委員長的「半自治」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示對日妥協。國民政府同時宣布宋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調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張自忠任察哈爾省政府主席；蕭振瀛任天津市市長。秦德純在一個月前已任北平市市長。

「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後，日本方面開始把推行「自治」的重點放在山東韓復榘的身上。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二日，日本駐華使館武官磯谷廉介、日本關東軍參謀副長坂垣征四郎、偽滿外交次長大橋忠一等，到濟南策動韓復榘加入冀察政務委員會，未果。

二十三日，美國駐華大使江森致電國務院，稱：「一般均認為日本人正繼續其策動五省自治

(註一〇)《國聞週報》，第十二卷，四十三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日

的努力，但他們發現宋、韓、閻都難動搖。」（註一）

三十一日，宋哲元由天津返原籍樂陵掃墓。二月一日，韓復榘自濟南來晤。由於宋、韓會晤前，土肥原曾有濟南之行，故時人多疑宋、韓會晤是日人安排。宋回平後，曾公開宣稱會談內容是：「對於安定華北大局，以客觀眼光暢加討論。關於將來所進行之途徑，雖無如何決定，但須以國家民族為前提，凡不利於國家民族者，絕不辦理。」（註二）

三月四日，日本新任第十二師留守師團長土肥原奉命回國，途經濟南，會晤韓復榘，討論山東「自治」問題。韓不置可否。

十四日，日本駐華使館武官磯谷廉介由北平至濟南，與日駐濟武官石野接洽，並訪問韓復榘，徵求對華北問題意見。

六月，日本駐濟南領事西田耕一在領事館宴請韓復榘。韓知宴無好宴，事先帶上手槍，並吩咐參謀長劉書香：「把十五生的重迫擊炮拉來，我若中午十二點不回來，你們就往領事館裡打炮，不要管我。」飲宴間，日人果然又提出「華北五省自治」方案。韓顧左右而言他，大打「太極」。領事館武官石野失去耐心，徒然動粗，「出手槍，置案上，曰：所議請一言！韓笑曰：我來時誠我部下，至午不歸署，即我死矣，汝等即將境內脅我之人盡殺之。即視手錶，曰：時將至

（註一）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6, IV, P. 125.

（註二）〈宋哲元二月七日發表之談話〉，《中央週報》，第四百〇二期，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七日。

矣，舉酒痛飲，遂罷」。(註一三)是時，劉參謀長已將幾門重迫擊炮用卡車運來，圍著領事館轉了幾圈。日人見韓已下魚死網破之決心，只得草草收場。

六月二十五日，韓復榘對《山東民國日報》等九家報社的社長談話時說：「彼如有妄想壓迫山東者，我山東亦絕不示弱。」(註一四)

八月二十八日，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回國述職，途經濟南，會晤韓復榘，交換「華北經濟提攜」意見，挑撥韓與中央關係。韓不予理睬。

十一月十日，日本駐天津駐屯軍參謀長橋本少將偕參謀和知中佐擬赴濟訪韓。韓聞訊急派省府參議張聯升去天津擋駕。橋本堅持成行。十一日，韓在省府宴請橋本一行，席間只談風月，未終席，佯醉離去。橋本無趣，悻悻而返。

直到中日戰爭爆發前，日人仍對「華北五省自治」抱有幻想。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日，日本飛機在濟南、青島上空散發鼓動「自治」傳單。五日，國民政府外交部向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提出嚴正抗議。二月十八日，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寬中將一行十人抵濟「遊歷」。三月二十二日，日駐華武官喜多誠一由天津至濟南，鼓動「自治」。

一九三七年初，日本駐華北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派坂垣征四郎師團長及參謀花谷大佐飛

(註一三) 趙新儒：《樂陵宋上將明軒事略》，《宋上將哲元將軍遺集》第五頁。

(註一四) 《北平晨報》，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濟，面邀韓復榘赴平參加所謂「自治」問題會談，並以「五省（冀魯晉察綏）三市（平津青）自治」頭領為餌。花谷先後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第二十六期步科及陸軍大學，曾任土肥原的助手及張學良之外交顧問，後調任日本駐濟南領事館中佐武官，經常與韓打交道。旋晉升大佐，調任日本駐華北駐屯軍司令部參謀，所遺駐濟南領事館武官一職由石野中佐繼任。花谷自詡與韓「私交甚厚」，行前曾向田代司令官誇下海口，保證不虛此行。由於華北局勢極度緊張，一觸即發，韓已無任何迴旋餘地，到了非攤牌不可的地步。會談中，韓一改過去敷衍曖昧態度，斷然拒絕參與「自治」，且不留任何餘地。坂垣大失所望，花谷無地自容，惱羞成怒，竟解衣拔刀，欲當韓面剖腹自殺，幸韓的日語翻譯朱經古及時阻攔而未遂。會談不歡而散，坂垣一行廢然而去。須臾，坂垣一行又折回濟南。花谷先去見朱經古，表示緩和，不願與韓決裂。朱告花谷不必見韓，他可代達。（註一五）

由於韓復榘抵制「華北五省自治」的態度完全明朗，南京方面備受鼓舞。一九三七年二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期間，蔣介石命令正在南京開會的何思源：「你即刻回山東，代表我告訴韓復榘，他只要跟著我走，到哪裡我就把哪裡的軍政權交給他。」何說：「韓復榘絕無問題，他也是愛國的。委座放心，我就去講。」何回魯後去見韓。韓說：「我知道了，我絕不能跟日本人搞

（註一五）何思源：〈我與韓復榘共事八年的經歷〉，《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七輯，第二百零二十一頁。

到一塊。」(註一六)

三月底，韓復榘奉命去杭州見蔣介石，臨行前，對何思源說：「這次南去，日本方面一定不高興，但事到如今，不能不得罪他們了。」韓在杭州受到南京方面的隆重歡迎。

一九三七年六月，即「七七事變」前一個月，日本駐濟南領事西田在領事館設宴招待韓復榘及一位剛從日本來的中將軍官。韓喝酒很多，已半醉。日軍官乘機請韓在所謂「華北自治」檔上簽字。韓拒絕，說：「我不會寫字。」日軍官說：「不會寫字怎麼能當主席！」韓用雙手比劃開機關槍的樣子，口中「噠噠」作響，然後說：「我就會這個，憑這個就當了主席。」日軍官說：「只要宣布自治，我們不進入山東，你仍然當你的主席不好嗎？」韓說：「今天如果不讓我出去，我的軍隊很多，會馬上將你們包圍，打死你們，一個不留！」日軍官說：「我們日本飛機很多，只需幾個鐘頭就能把濟南炸平。」韓站起身來，說：「我有高射炮，能把飛機打下來！」邊走邊說，走出領事館。西田送到大門口，說：「你今天喝醉了。」韓擺擺手，沒理他。(註一七)

一星期後，日本駐濟南領事館武官石野中佐醉醺醺來省府見韓復榘，要韓對「華北五省自治」表明態度。韓見他喝多了，沒理他。石野突然掏出手槍要與韓拚命。韓平靜地說：「你別著急。咱們慢慢商量……」趁石野沒注意，一把將他手槍奪過來，說：「你說的什麼華北五省

(註一六) 何思源：〈我與韓復榘共事八年的經歷〉，《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七輯，第二百二十頁。

(註一七) 于右堯：〈韓復榘和日本人打交道〉，《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二百三十九頁。

自治，我不當家，你到南京找我們政府交涉去。我叫你們日本的一個地方自治行嗎？你快滾去！」（註一八）

一九六〇年代，有人寫文章「揭發」說：「山東獨立」雖然沒成為事實，但韓復榘有這個打算。「山東獨立」之所以沒成為事實，是因為受到了阻力。據說，他從韓的副官那裡聽說日本駐濟南領事館武官花谷催韓宣布「山東獨立」，韓要召集五位師長開會。於是他斷定「韓已動搖」，便私下把五位師長叫了去，讓他們不要服從韓的「亂命」。五位師長聽了他的話，在韓召集的會上都不贊成「山東獨立」。韓受到阻力，遂「默然」，「山東獨立」終於沒成為事實。此文一出，被一些人引為信史，流傳一時。

文章作者在韓主魯期間曾擔任過幾年閒職，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個「顧而不問」的顧問，居然能四兩撥千斤，決定韓氏向背，左右魯省大局，救山東眾生於水火，實屬咄咄怪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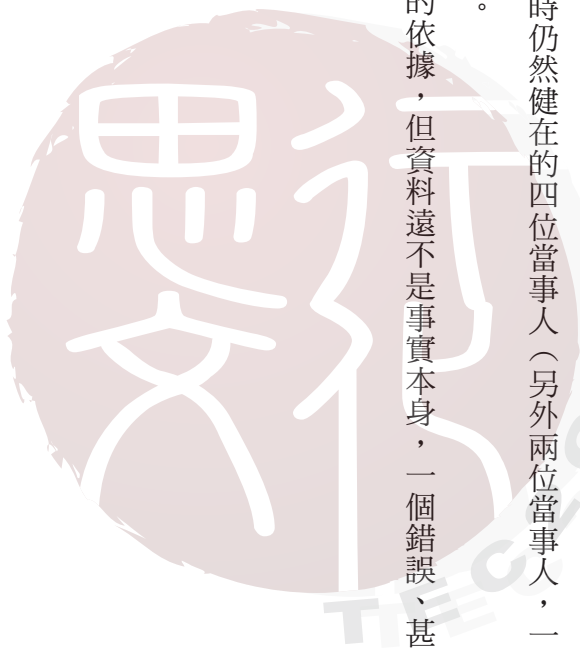
無獨有偶，何思源在一九六〇年代也寫了一篇名為〈我與韓復榘共事八年的經歷和見聞〉的回憶文章，其中也涉及到所謂「山東獨立」問題。文曰：「有人曾說：日本人要求『山東獨立』，花谷和韓復榘把『山東獨立』的問題決定下來。後來韓怕不妥，請他的五位師長來商議，孫桐萱不贊成，就打消了。後問二十師師長孫桐萱、二十二師師長谷良民、七十四師師長李漢章，三個人全都否認，都說不知有『山東獨立』之說。所謂當時在場的濟南市長聞承烈也矢口否認。他

（註一八）于右堯：〈韓復榘和日本人打交道〉，《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二百三十九頁。

們還說：『華北五省自治』韓還不答應，哪裡談得到『山東獨立』呢？」（註一九）

何思源在韓復榘主魯期間擔任山東省政府委員、教育廳長，與韓共事八年，嗣後又出任過第七任山東省政府主席，他的〈我與韓復榘共事八年的經歷〉一文被認為是研究韓復榘問題的重要史料。「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學者出身的何就認真了一回，為弄清事實真相，儘管時隔多年，還是找到當時仍然健在的四位當事人（另外兩位當事人，一位已逝，一位去了臺灣）逐一核實，使真相大白。

資料是研究歷史的依據，但資料遠不是事實本身，一個錯誤、甚至是捏造的資料往往把人們引向歧途。



（註一九）何思源：〈我與韓復榘共事八年的經歷〉，《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七輯，第二百一十七頁。